

河东作家写河东

春生嫩笋，冬秀翠青。高枝耸立，细叶欣荣。喜群居而聚荣，因贫瘠则丛生。以虚心而受誉，固节而盛名。挺拔不弯，有圣贤之风范；坚贞大雅，存君子之笃诚。

——《竹林村居赋》

一

竹林村原名牛家村，位于永济市西南方向的韩阳镇，距市区15公里，辖牛家、贺家、尚坡、石家4个自然村，500余户1900余人。1984年6月，牛家村与贺家村分置，2020年两村重新合并，因村内有千亩竹林，故重新命名竹林村。

竹林村东依气势雄伟的中条山，西濒奔腾到海不复还的黄河，乃山河形胜之地，民风淳朴憨厚，历史文化得天独厚。曾有“牛石贺家村，南北郑谷庄”“东靠山、西靠滩，铁路公路中间穿，好地只有一点点，树木栽到山尖尖”等说法。周边沿山古迹众多，如千年古刹万固寺、栖岩寺、白塔寺，新修建的有青龙洞、望河楼、马王庙等，披山襟河，连绵不绝，竹林茂盛，延续数里。在竹林掩映下，依山势、地形、竹林而建的村庄错位排列，别有格致，以竹筒形状布局的《竹林村居赋》格外醒目，山涧水潺潺不息穿村而过，祥云氤氲迤邐不绝，俊鸟欢快飞行其间。

“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出自南宋“中兴四大诗人”杨万里《夏夜追凉》的这一诗句，描绘出一幅夏日景象，在蓬勃旺盛的竹林里，不时传来虫鸣声，一阵阵清凉感觉迎面而来，可这并不是风，或许是大自然既充满无限生机又宁静惬意的生活景象吧。

二

每个村都有村风，展现着村民不忘来时路的艰难历程。

在竹林村占地面积300多平方米的家风展览馆里，透过馆内保存的大量早期农村的生产生活用具和民间工艺品等，后人们品读农耕文明，传承传统文化。

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肇始根基。传统农具则是中国农耕文化的核心元素，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物态载体，是中国农业生产发生、发展、进步的历史见证。

千百年来，竹林村得中条山气候之滋养，山涧水自流灌溉之便利，村民垦荒拓地、春播夏种。

透过实景展现的犁、耨、耜、耨、石碾和镰刀、锄头、铁锹等农具，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暮于日出日落间，先民们顶风冒雨、孜孜不倦，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地春耕夏播的巨幅画面，感受他们播下种子，收获希望、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抚摸着竹篮、箢篱、木叉、蒲篮、柳罐和算盘、瓦碗、马灯、牛嘴笼等一件件家什，我的脑海里，好似出现了一个个农人，在人类社会的演进史里，与动植物相克相生、物我相融、互帮共利、互助互济的感人场面，领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真谛。

该馆是韩阳镇第一个家风展览馆，分《始·来时之路须铭记》《承·农耕文化谱新篇》《悟·激浊扬清再出发》三个部分，集陈列、文化、教育等服务功能于一体，以图文展板、实物展柜展品、网络宣传片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介绍了竹林村的历史人文与经济政治发展情况，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北方农业文明传承演进的历史和民间民俗的生活面貌，为村民“留住历史、留住乡愁”。

竹林村家风展览馆，不仅再现了历史的沧桑巨变，也记录了生生不息的岁稔年丰，成为弘扬传统文化、涵养文明乡风、留住乡愁记忆的重要载体，也成为对农民，尤其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和热爱家乡教育的一个课堂，达到了存史、资政、育人之目的。

登上竹林村东山坡高处的“望河楼”，熏风拂面，蓝天白云，极目远望，只见“八百里秦川”郁郁葱葱，生机无限；仿佛就在我们脚下“浪淘风簸自天涯”的黄河，从北向南缓缓流淌。我不禁想起了自号“少陵野老”的杜甫老先生那首千古名诗《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诵读之中，只觉得胸怀无比舒展，视野更加开阔。在阳光照射下，远处的黄河母亲依山襟河，如一条洁白的丝带，佩挂在历史厚重、肥沃质朴的蒲坂大地；近处沟壑纵横，漫山遍野是长势旺盛、郁郁葱葱的林木草丛；脚下是层次分布、青白杂间的村田舍和一套套各种庄稼，特别是那成百上千亩生长旺盛、密密实实的竹林，在山风吹拂中，绿波荡漾，雾霭弥漫，金光滚浪，韵律无限，又给村庄平添几多风采。真是一幅色彩斑斓、五颜六色，又层次分明、风景美丽的巨幅油画。

此时此刻，蓝天与白云相伴，翠竹和熏风为友，宛如一幅天然而成的皇皇画卷。竹在微风中轻摇，拂动竹园里的潺潺流水，将宁静的山村映衬得更加清静幽美。

三

“君妃二魄芳千古，山竹诸贤迥一人。”

这是镶嵌在该村斑竹林南边一个入口处的对联。毛泽东同志《七律·答友人》诗中写道：“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博物志》第八卷记载，远古时期的尧帝将他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都蒲坂的虞舜大帝。虞舜“南巡”时崩于苍梧，他的两个爱妃娥皇、女英二人相携为伴，克服路途遥远，历经千难万险，不远千里寻夫来到君山，忽闻噩耗，悲痛万分，遂攀竹痛哭，泪血滴在竹子上，竟成斑竹。联语上下对仗工整，情景即时交融，既巧妙地嵌入“君山”二字，更对二妃追随舜帝的忠贞爱情倍加赞颂，世人皆称之为妙联。

我们徜徉在斑竹园林深处的路上，一片青翠映入眼帘，竹叶婆娑、竹节分明，清幽秀丽，宛如江

竹林村纪事

张兴千

南。竹林中，那高高的小桥与曲径通幽处的小路相连，曲曲折折穿过茂密的竹林。竹子从笋箨中迸发苦节，青皮环抱空虚的竹心。我们俯身看看桥下细流的溪流，抬头听听林中萧萧的竹韵，好不惬意。阅读小径两旁竹文化知识和诗词牌，切身感受中国竹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仿佛融进了这诗意浓郁、情趣盎然、意境古朴的大自然美景里了。

寄情山水间，凡尘了自然。

我驻足在一块标有王维《竹里馆》的诗词牌前，仔细品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脑海里不禁浮想联翩：1300多年前从家乡蒲坂大地走向西京长安的这位伟大诗人，一定也在这片竹林里徜徉，与几位志趣相投的发小，吸纳天地之灵气，摄取山水之精华，激发壮志之情怀，从而在15岁去京城应试时一炮打响，红遍长安。就像“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孟郊《登科后》那般春风满面，踌躇满志。之后他在仕途上进退自如、游刃有余，其后参禅悟理、半官半隐、寄情山水、以画入诗，晚年隐居蓝田辋川时，写下了这首表达自己宁静淡泊心情、体现高雅绝俗境界的千古绝唱。

情到深处自然浓，世事蹉跎为何求。一行人思接远古，视通万里，念天地沧桑之悠悠；放飞心怀，豪情大发，感朝代兴替之寥寥。

有人兴致勃勃地诵读诗文，表达“人到中年”的沧桑之感；有人婷婷婉约地演唱《山村母亲》选段，欣赏流行于河东大地的蒲剧之妙；有人引吭高歌“我们走在竹林的道路上”，抒发心胸壮怀激烈的豪迈之气……诵读声、歌唱声和戏曲声或婉转，或铿锵，交相汇合，相映成趣，回荡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竹林里。不知什么鸟儿，间或“啾啾”地随声伴唱，间或穿梭飞行在林间，更增添了夏日的丝丝凉意。

四

每个村都有村魂，凝聚着村民绵延不绝的顽强意志。

来到竹林村，不能不说该村的传奇人物师建平。

他1920年去日本东洋大学留学，7年后回国，曾在北平数所大学任教。1938年，日军占领晋南，时日军驻风陵渡之牛岛师团长和驻韩阳镇的贞野司令是师建平同学，一再邀他为日军做事，他守于民族大节和家国情怀，直言不讳予以拒绝。

1940年夏，一日军小队长喝醉路过贺家邻村的陈村，被村民打死。日军把全村60多户400余人赶到打麦场，架起三挺机枪准备屠杀。千钧一发之际，从蒲州城回来的师建平闻讯挺身上前，与其进行有理有据有节的舌战，日军因无证据只好放人。还有一次，日军到村里寻衅滋事，扬言要把这一带竹林烧毁，理由是盘山近野、园深林密，是游击队藏身之地，村民人心惶惶，纷纷钻进山沟避难。他怀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怀挺身而出，斥责其野蛮行径，日军终不敢恣意妄为。

在他力争下，千年竹林得以绵延赓续，至今福泽百姓。

“万物中萧瑟，修篁独逸群。贞姿曾冒雪，高节欲凌云。”我想，唐朝诗人孙岷《送钟员外·赋竹》的诗，应该是对师建平性格最真实生动、最全面深刻的刻画。

五

一方水土，既培植一方产业，也哺育一方群众。据竹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贺选波介绍，近年来，该村高举党建引领旗帜，充分发挥美丽乡村建设聚集效应，聚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项重点，聚力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凝心铸魂，弘扬传统文化。该村以党群服务中心为依托，打造集党员教育、文明实践、综合治理、矛盾调解为一体的红色基地，定期开展“微党课”等活动；以修建村史馆为引领，宣传抗日民族英雄和30年来带领群众改变贫穷面貌的历届党支部村委会负责人；以厚植文化底蕴为亮点，成立国学班，建设文化墙，修缮文物古迹，编撰文物故事，举办儒学文化节，挂牌保护千年古树，多途径多形式开发竹林文化。

创新模式，赋能乡村振兴。

该村以香椿产业为主导，依托地理区位优势 and 自然资源禀赋，创新“村委会+合作社+脱贫户”模式，吸纳周边贫困户就业，形成“千家万户种香椿、你追我赶奔小康”局面；以建设竹文化观光圈为突破，着力发展竹美食、竹文化、竹手工，打造“生态+旅游+产业”乡土风情旅游区；以盘活资源强身健体为目标，采取村委会引领、群众参与方式，将村民空闲院落打造成民宿酒店“七星居”，赋能乡村振兴。

综合治理，共创美好家园。

该村以建设“全科网格”为抓手，认真细化网格，将“1+1+1”服务团队升级为“1+1+1+N”，形成五级治理体系，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以提升人居环境为策略，推行“门前三包”，构建村干部包村入巷、党员带头行动、专门队伍清扫联动机制，做到垃圾日清；以保护生态资源为重点，将原各户管护的竹林收回统一管理，在竹笋生长季节，组织巡护队防止私挖乱采，守住那一抹靓丽动人的“竹林绿”。

青山绿水中，房屋田舍间。

伴随着乡村振兴大潮，竹林村以党的理论凝心铸魂，共学为民新思想；以发展经济强身健体，共享富裕新生活；大力实施综合治理，共创美好新家园。踔厉奋发进取，敢于担当作为，一幅产业兴农民富乡村富美画卷，正在雄浑壮阔、古老厚重，而又美丽多姿、充满生机的蒲坂大地徐徐展开。

心灵港湾

风中有悟

宁志荣

起风的时候，我很激动，甚至眼睛不自觉地潮湿起来。

我打开窗户，让带有诗意的风长驱直入，吹到家中每个角落，怀着异样的心情，静静注视着风把书打开又轻轻合上，将窗帘摇来晃去，把尘世远远抛到一边。

生活如夏季一样漫长烦闷，一切似乎被密封在闷罐里，处于挣扎和胶着状态，不会流动，透不过气，烦闷、压抑、疲惫、无奈，时时涌来，没有生机，缺乏朝气。

许多时候，会不自觉地陷入这么一种情绪状态，甚至是周期性的。人生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便接踵而至，不是在喘息中活着，就是在杂事中裹挟。时间轮回，人被固定在飞旋的生活之轮上，旋转、旋转，人辨东西，有的人也因此而渐渐丧失了自己。一件小的事情，都会使人草木皆兵、如承千钧。

风是流动的，无拘无束的，自由自在的，风带来清新的种子、大地的芬芳，带来万物的气息，弥漫着祥和的气氛。

我喜欢风。我喜欢伫立大地，让风吹拂浑身每一个毛孔，掠过每一根发丝。目送风掠过草原，翻越山岭，消失在天涯。

岁月如梭，四季更迭。

风有时轻柔，春风化雨，带给世间无限生机。人们常用风调雨顺形容美好的年景。有诗道：春风又绿江南岸。生机盎然的春天，风轻轻划开冰凌，抚摸着微醉的土地，呢喃在杨柳梢头，有着无法描述的情致。沐浴在春风中，有多少情感在发酵，有多少心怀要抒发，飘飘然忘乎所以，遗世独立。

我喜欢风声。

风有时像赶路人不匆匆的脚步，蓦然间让人感到时光易逝，人生如梦，发出无限感慨。有时像恋人的絮语，婉转婀娜，道不完无尽的情意。风有时像一位浪迹天涯的人，独立寒秋，横吹着笛子，有着说不尽的落寞和感伤。风有时像一个智者，它的一个音符、一个暗示，使人刹那间惊醒和感悟了生活，解开了心结。

在难以入眠的秋夜，在长夜沉沉的冬天，在百无聊赖的雨季，在落叶萧萧的日子，去听风声，让风徘徊而入，进入心灵，一起伴随着飘摇的人生。倾听风声，不仅要用心听，而且要用心听，仔细辨认，仔细体会，那里有天籁之音，有神性的启迪。难怪古人把风声雨声

并列，作为人生的一种享受。

我喜欢观风。

风有王者的气魄。风起时声传千里，铺天盖地，飞沙走石，摇动乾坤，一往无前，席卷一切，刹那间天昏地暗，云遮雾罩，万物都在风中飘摇。秋天，秋风带动人的万千愁思，秋风起处，落叶纷纷，漫天飞扬，横空出世，充满寰宇，说不尽的萧瑟之景，说不尽的落寞。冬天，朔风劲吹，寒冷刺骨，雪花飘飘，风如横贯天地首尾相接的巨龙，在苍茫旷野中舞动，风呜呜地一路长啸，晃动着长臂，拍打着人家的窗户，推开紧闭的门窗，响彻云霄，真有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气势。人们常说雷厉风行，当年荆柯刺秦王，高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汉武帝出巡高唱“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大风歌》；魏武帝曹操东临碣石，浩叹秋风萧瑟的诗篇，显现风受人们所仰慕的程度。

风起时天地为之变色，风去时无影无踪，乾坤朗朗。风不着形迹，自由自在，潇潇洒洒，了无牵挂。风有形、无形，无形、有形。被风所牵动的是一颗寂寞的心，是英雄末路的感慨，是浪迹天涯的游子的魂魄。

风从何处来，到何处去，风从空中来，到空中去；风从何处生，到何处止，风从生处生，到止处止；风从何时来，到何时无，风从心中有，到心中无。

万古之前，万古之后。风就在大地上飘荡，像个精灵，在世間出没。它是大地的魂魄。

我喜欢风。喜欢伫立天地间，倾听、守候、感受，风。风里有至深的道理，需要领悟。我欲乘风归去，我欲融入风。



鹤雀楼

【河东成语典故园雕塑欣赏】

三箭定天山

闫鑫

摄

百姓记事

与鸟为友

张宝晶



“叽咯！叽咯！叽咯咯！”“嘻嘻味！嘻嘻味！”……这样的鸟声，在我住的家属院里穿透着，飘散着。

早晨，我的睡梦总要被这些或悠长或短促或清脆或浑厚或嘹亮或低回的声音所唤醒，从而开启新的一天。

我住的家属院虽然不大，但除了楼房和场地，就是满眼的树木和绿植花卉。这些树，高者超过三层楼，矮者也有三五米高。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着麻雀、喜鹊、斑鸠、鸽子和其他我不认识的鸟。它们与人们共存，互为邻居，互为朋友。

望着鸟儿在树中飞翔，在土地上啄食的情景，我的思绪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我与鸟为友的点点滴滴。

小的时候，是在垣曲盆地西北部的“盆沿”下度过的。我们村子不大，三五十户人家，背靠骆驼峰，面对石龙山。垣曲的母亲河——毫清河从村前悠悠流过。我们村的自然生态好，树木多，鸟儿也多。我家院墙外有槐树、桑树、柿树、杏树等，最大的那棵槐树上有一个鸟巢，差不多有土堡那么大，远远就能看见。小时候的我，很羡慕那些鸟儿，它们可以翱翔蓝天、自由自在。

有时候讲够一段落了，父亲就会把门打开，望着漫天飞雪，自言自语地说：“这雪，下个没头。”这时候，他的目光，会被院墙外大槐树上的一对斑鸠吸引。他们的羽翼上落满了雪，头部俯向我家院子，双爪紧紧地抓着树枝，脖子紧缩，一动不动，像一对冰雕。

父亲从东厦屋里拎出木锨，在院子里铲出两三百平方米的一片空地，用笤帚把雪扫干净，露出土黄色被潮气润湿的地皮。然后，回屋从瓦盆里抓一把小米或麦麸，撒在刚扫过的空地上。斑鸠以很敏捷的动作落地啄食，它们实在太饿了。下几天雪，父亲就能喂几天鸟儿。

后来，父亲病倒了，去世了。出殡的时候，天空蔚蓝，万里无云。院墙外的槐树枝上，不知啥时候赫然立着一排斑鸠，有六七只，它们俯首望向我家院子，”咕咕咕”叫个不停，声调幽怨凄婉。它们是一家人吗？里面应该有吃过父亲撒在雪地里米粒的那一对老斑鸠吧，其余的几只是不是它们的孩子？它们全家在为父亲送行吗？我傻傻地瞎想。

鸟儿通人性。至此我就对它们感恩戴德了。

还是在部队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一只鸟儿落在我家后门的篱笆旁，它想挣扎着站起来或飞起来，但东倒西歪的身子不听使唤。我看着她可怜，抓起她一看，腿上流血，抱到卫生所给她抹了碘酒，又进行了包扎，回到家把它放在一个纸箱中，又给它铺了一层棉絮做褥子，每天好吃好喝地精心伺候。天黑了，我怕它们被猫吃掉，于是把纸箱子搬回家。过了七八天，我看它能站起

来，身体恢复了健康，就把它放生了。我双手轻轻地将它捧在掌心，举过头顶，用力向树枝上抛去，同时喊道：“小精灵，回到你的天空去经风雨见世面吧！”这只鸟儿展开羽翼，飞了二十多米远，双爪用力地抓住了树枝。然后它又转身望着我，好像是依依不舍地与我告别。

现在，我家厨房位于房子的阴面。每顿饭后刷锅洗碗，我都会把饭碗里沉淀过的小米粒、大米粒、玉米糝倒进勺子里。然后，推开窗户，握勺子的手一伸，里面的食物就利利索索地倒在窗外的地上。树上的鸟儿听见我倒食物的声音，就会睁大眼睛俯冲而下，落到食物跟前大快朵颐。时间一久，我与鸟儿之间就有了一种默契，每到饭后，它们就会早早地在树枝上望着我家厨房的窗户外，等待我的投食。

家里有过期的剩饭，我便端着碗倒在人们不易踩着的树根处，为的是让鸟儿吃饱肚子。有时我也会躲在鸟儿看不见的地方偷看它们争相吃饭的场景。

让鸟儿吃剩饭剩菜成了我生活的常态，哪怕掉在饭桌或地板上的一个馒头渣，我都要捻起来扔到窗外。吃老玉米，掉到地板上的玉米粒，我捡起来用手撕开，再扔到窗外。我怕玉米颗粒大，鸟儿咽不下去。多年来，我从不把剩饭剩菜倒进垃圾桶，如果那样做，倒是肥了老鼠坑了鸟儿，我于心不忍。

前年秋天，我家无花果树上出现了一个鸟窝。我怕下雨时鸟儿在窝里被淋湿，刮大风或下大雪时它们又会冻感冒。想到这里，我用白塑料布和线绳在几厘米远的地方，给这个鸟窝搭了一个避风遮雨的装置，等于它的窝巢外面又多了一个简易房。我是真心希望鸟儿在此繁衍后代，百福千生，嘤嘤成韵，无忧无虑地度过它们的幸福生活。

我已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些小精灵。我常常想，上帝创造了万物生灵，自有它存在的道理。即便是一只鸟，也有做鸟的尊严。而我，更能够对一只鸟，对大自然，对每一个生命，对万物生灵的敬畏。